

废人柏道斌

—— 叶辛著 ——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废人柏道斌

—— 叶 辛 著 ——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叶辛中篇小说选:典藏版/叶辛著. —上海:东方出版中心, 2013. 10

ISBN 978-7-5473-0591-1

I. ① 叶… II. ① 叶… III. ① 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39143 号

叶辛中篇小说选(典藏版)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字 数: 464 千字

印 张: 43

版 次: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591-1

定 价: 200.00 元(全套共 10 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: 52069798

废人柏道斌

逼租的时候，那个腰挎刀子的狗腿子气势太凶狠，终于把一个无奈的农民逼得恼火起来，当时农民正在锄地，他忿忿地骂一声：

“我给你这撵山狗租子，我连家中鸡鸭猪儿全给了你！”

撵山狗是枫香塘乡间一句骂人的话，和“狗腿子”一个意思。当面诅咒帮吴光廷收租子的人为狗腿子，枫香塘寨子上不曾有过。那个狗腿子被骂得后退一步，手去操腰上挎

的刀，脸红筋胀地斥骂道：“好，你这个烂泥巴脚杆，我要你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忍无可忍的农民抡起宽板锄头高高举起，一锄头对准狗腿子挖下去，顿时，狗腿子的血从颈子里喷出来，当场倒地死亡。也有传那农民一锄头把狗腿子脑壳挖翻的，那就多少带一点传奇色彩了。

这还了得，大土豪吴光廷点起人马，让他的恶霸大儿子领着二三十个撵山狗蹿到枫香塘寨子，一根长麻绳“小青龙爬背”，把那挖翻狗腿子的农民绑了个结实，押到寨边枫香树脚，并且敲锣吆来了枫香塘整整一个寨子三百多口男女老幼。

这个胆敢打死吴光廷大老爷家狗腿子的农民死得很惨，他是被扒光了衣裳，倒吊在枫香树干上，浑身抽打成血肉模糊状也不讨一

声饶的。吴光廷的大儿子，走路地皮都会抖动。他三十多岁的人，一口气讨了四个婆娘，还嫌不够，见到哪家姑娘漂亮，他的一双眼睛就会炭火样亮起来。就是这个家伙，喝令从铁匠铺子找来尖钩，一钩子逮住了那农民的肛门，随后又拿长绳拴住钩子，把那农民吊上树去。

这边几个狗腿子一齐用力，奄奄一息的农民没被吊起来，可肛门连着肠子和五脏六腑，一齐被扯拉出体外。

围观的寨邻乡亲们发出声声惨叫，胆小的姑娘娃崽失声哭了起来，有个怀孕的妇女当场昏了过去。即使青壮汉子，也垂下眼睑，看不下去。

吴光廷的儿子却得意洋洋哈哈大笑，还指着那农民的尸首，威胁了几句，随后扬长而去。

这一兽行在枫香塘寨子流传得十分久远，直至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我去那里插队，人们还把它当作传奇讲给我听。

传奇的结果就是枫香塘柏道斌家祖父的崛起。

柏家祖父亲眼目睹吴光廷大土豪的兽行，暗中联络洒金溪两岸的十八个大小村寨近万农民，抗租抗捐，连续杀了好几拨吴光廷家派来逼租逼债的撵山狗。

吴光廷岂是等闲之辈，当即封钱送礼去县城搬兵，哪晓得搬来三四十名兵丁，前呼后拥顺洒金溪而下来报仇雪恨，却不料被十八个寨子组织起来的民团杀了个丢盔弃甲，狼狈而逃。吴光廷去州府奔省城搬重兵，县上的官员不赞成。虽说在县城里头坐，但对吴光廷在乡间作威作福、横行霸道的事多少有

些风闻。他劝吴光廷适可而止。

柏道斌家祖父的英明在这时候再次显示出来，他据此信息，就以自发组织的民团为基础，进行了有意识地渗透。柏家共有六兄弟，他暗嘱六兄弟分头掌管民团武装，以小恩小惠笼络远亲近邻，时机成熟，一举杀进吴家堡子。洒金溪两岸十八个村寨近万民众，一齐吼叫着冲进吴家堡子。吴家堡子哪里抵抗得住！除吴光廷携带一部分细软和幺儿子、小老婆坐上马车逃往省城之外，其他几个儿子和撵山狗，悉数被民团武装杀尽。

县官老爷审时度势，及时下令，委柏道斌的祖父组建团练，安定洒金溪上下十八寨乡民，以防止事态扩大。

柏道斌的祖父开仓放粮，将夺得的金银

细软，分赏民团中大小头领。凡吴光廷家巧取豪夺的田地，一概归还原主。一些随他闹事的贫寒乡民，也分得一些钱财和薄土。而吴家堡子的千亩良田沃土，悉数归柏家兄弟所有。

枫香塘柏家据此富甲一方，名声大振。

所有这一些陈谷子烂芝麻般的往事，都是我在枫香塘寨子陆陆续续听来的。讲故事的农民带着赞赏的语气，为地方上有如此一位显赫的人物自豪，我却始终不曾在枫香塘见过柏家的子孙。问农民，农民们道，他们哪会住在这里，柏家早就搬进了吴家堡子。亏你还是个知青，算个读书人，连这点都不懂。我说不懂啥，农民们说：中国这千百年来，回回农民闹事的结果，就是打倒了皇帝做皇帝。

柏家赶跑了吴家，当然该到吴家堡子坐龙椅。

我不以为然地一笑。

到了我们插队落户的六七十年代，吴家堡子早已成为山乡里一个热热闹闹的小镇。不仅洒金溪十八个村寨的农民，就是洒金坡往上那一片的村寨，也都来吴家堡子赶场。

经常去街子赶场，找公社干部，到知青办聊天，有意无意问及柏家子孙，不是被人瞪一眼，就是让人喝斥两声，有一回还遭来两个人的连声追问：你打听柏家干啥？小心你的阶级立场！柏家的反动军官早逃到了台湾，留在这里的柏家儿孙，早被我们斗倒斗臭，赶到乡下去劳动改造了。

那种神态语气，吓得我不敢再问。但心头仍存疑问：乡下？这枫香塘洒金溪已属于偏远蛮荒的乡下了，离开吴家堡子几里地，离

开县城州府几十几百里。至于去一趟省城，更不容易，重重叠叠的山岭都望不到边边。难道还有更加闭塞的乡下？

认识柏道斌，后来和他成为朋友，纯属偶然。

那已是我插队好几年后的事了。这年的秋末冬初，枫香塘寨上没什么农事了，我被喊到吴家堡子，协助县知青办下来的干部整理填写知识青年情况表。哦，不看不晓得，一看吓一跳。全县 862 个省城、地区以及上海知青，短短几年中，游泳淹死的竟有九个，犯罪判刑的有五个，发疯犯傻的有四个。还有劳动中不幸摔死的，嫁给当地农民的，办回到省城、沿海近郊的，嫁给工矿职工、部队干部，花样很多。当然还有十分可观的数字显示：被

评为省、地、县三级的优秀知青，成为民办教师、赤脚医生的知青，抽调去工矿、参军、上大学的知青，在本地当上基层生产队长、会计、大队副书记、公社委员的知青。整理一叠叠情况表，把眼睛都看花了。

那天午后，我翻材料翻得瞌睡来，知青办的老罗让我马上赶到洒金寨去，说赌王“小四眼”吞下一把安眠药自杀，死活不知。洒金寨报来消息，让赶快设法抢救。老罗让我搭拖沙的车子先赶去，把“小四眼”背出来，他去找医生，随后沿公路赶来，在哪里遇上就在哪里抢救。麻烦的是吴家堡子的医生全到水库工地去了，只怕一时找不到。

“小四眼”我认识，他长得矮小精瘦，戴一副黑边眼镜，平时巧牙俐齿，能言善辩，牛皮吹得“野豁豁”，不过心眼不坏。他是出名的

“赌王”，和当地的赌徒钻进山洞赌起来，少则几十上百元，多则几百上千元，而且十次有九次准赢，故而赢来了一个“赌王”的称号。

我搭上拖沙的翻斗车时，心里直在猜，这小子干什么要吞一大把安眠药呢？一边给翻斗车司机递烟，一边我就把搭车的原因告诉他。自己不抽烟，又要给人递烟，这种明显献殷勤卖乖的角色，我扮起来总是觉得尴尬。幸好司机听说我是为救人而赶路，脸色不算太难看。车到挨近“赌王”插队的洒金寨公路边，我跳下来直扑寨子。

从公路边到洒金寨，还有八里地山路。待我气喘吁吁赶到，洒金寨的赤脚医生已在沙塘树脚等着。他说“赌王”正在昏睡，他用听筒听过多次，这龟儿子的心脏仍在跳动，似乎还算正常。他也搭过脉，估计“小四眼”死

不了。关键是得赶快背出去抢救，灌肠洗胃什么的，要有一套设备。我哪里有心思听他讲这些，找到“小四眼”住的泥墙茅屋，背起他就走。赤脚医生又解释，山寨上的人都怕背，哪个也不愿背他。他身为赤脚医生，情急无奈，只得托人到吴家堡子报告。说话间我发现赤脚医生是个瘸子，心中的怨气去了一半，又联想到乡间有不让死人进家进院坝进寨子的风俗，故也顾不上生气，背上“小四眼”就往寨子外头走。

性急慌忙赶路，没留神天气变了。阴云压着山头，风大起来，眼看雨就要落下来。从公路边到洒金寨，走的是一路下坡。背着“小四眼”往公路上去，则是上坡。走出寨子二里地，我就觉得精瘦矮小的“赌王”重得像座山压在背上。我正怕他这当儿死过去了，听

说人死以后会越背越重。用手探探，“小四眼”的鼻孔里仍在出气，我稍稍放心一些。

雨落下来了，是山乡里的小雨，随风飘洒着。我晓得这种雨的德性，淋上一阵，似乎没啥关系，可走了二三里路，这种雨能把你的衣裳全淋湿浸透。我放快了脚步，急急地赶路。越赶越使不上劲，毛雨飘落，上坡的山路就好像抹了油，一步一打滑。这真是要了命，我埋着头双眼盯着山路上一切可以落脚踩稳的地方，山石、草窝、砂砾地，谨防摔跤滑倒。谁知只顾留神脚下，却把路走错了。待一阵风刮过来，雨点下得大了时，我抬起头来，妈呀，眼前的景物面目皆非，我拐上一条岔路，不知公路在哪方了。

“赶不得路了，到洞子里来歇口气，喝口水吧！”

正在我茫然不知所措时，一个浑厚粗重的嗓门在对我打招呼。

我眨眨眼四顾，前头高高的一坨山岩边，站着一个瘦高瘦高，戴一副眼镜的汉子，乍一眼望去，年龄约比我大几岁。

他和善地向我招手。我背着“小四眼”走过去。

“是病人吗？更淋不得雨啊！”他一边询问一边领我的路。

我随着他深一脚浅一脚走进山洞，顺从他的招呼把“小四眼”放倒在铺上，在一张小板凳上坐稳，喘匀了气，喝一口他递上来的茶水，抬起头来打量洞子。

这山洞高敞宽大，挨着洞壁搭起好几张铺。洞壁上突出的岩石，全都利用上了。有的搁着瓶子，有的放着脸盆，洞中间还拉着细

绳，上面晾着衣裳、毛巾，零零乱乱的。我起先猜他可能是地质勘探队中的一员，再一细瞅，这洞子与其说像地质队临时搭的点，不如说更像一个“家”。因为随着我适应洞内深处的光线，我看到里头有人工砌的灶台，还有水缸，隐隐约约的，我看到灶台边有一位腰板挺直的老夫人，一个和戴眼镜汉子年龄相仿的女子，还有没到读书年龄的娃娃，活脱是一家子人。

我心存疑惑了，这一户人家为啥不住在村寨上，而要孤零零地住在这山洞里呢？看他戴一副眼镜，像是省城下放来的，那也有安置费，和我们知青一样，至少可以住泥墙茅屋的啊。我开始感谢他的招呼，并陈述“小四眼”的情况。他听后连声喊“造孽”，遂而又安慰我，说我是瞎猫撞着死老鼠，并没走错路，